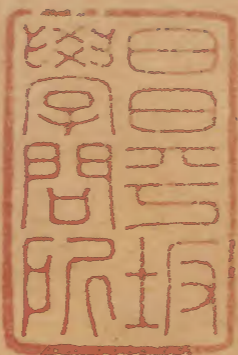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六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67)		
函號	別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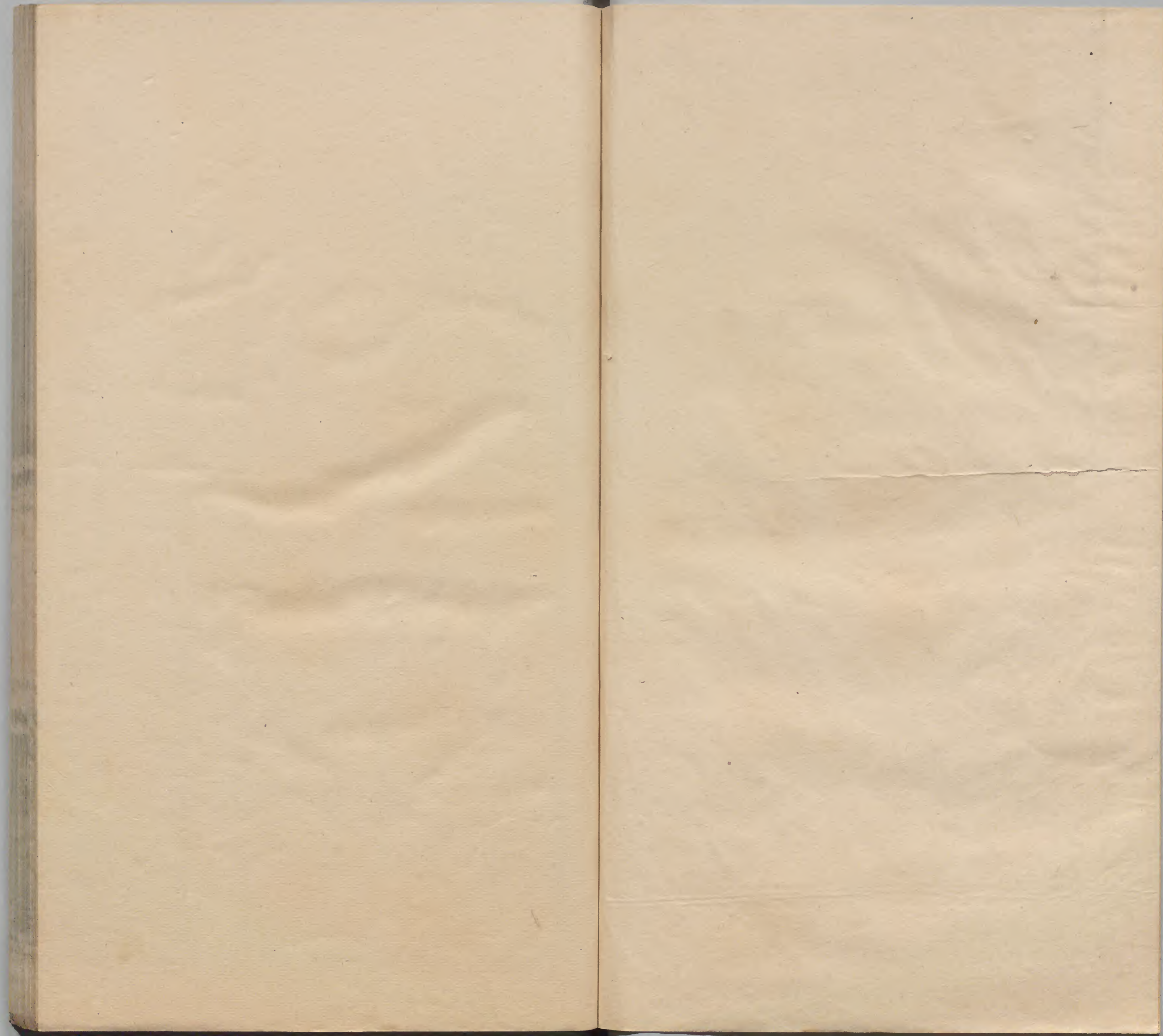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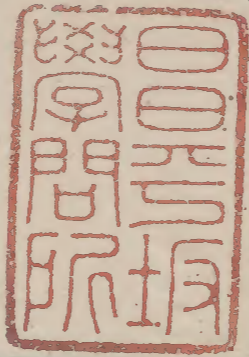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六

職官部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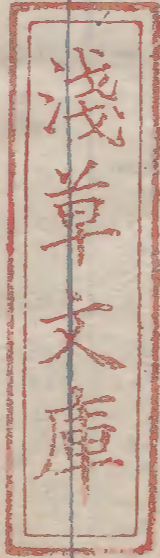
吏部四司郎中員外

吏部郎中

六典曰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

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囑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察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曰袁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同當興之間人所趨



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選部郎彊為清平

魏氏春秋曰許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請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誥之允對曰某郡守雖文知至年限在後某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道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蜀志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鄙於人不論疎密群公府入為尚書選郎部董卓欲以所私並克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列辭正色陳說是非卓為凶戾屈而謝之晉書曰山濤為吏

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明雅邁時今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又曰李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斥華競存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罔不畢舉

又曰吏部郎缺文帝問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

又曰徐寧少知名為興縣令時延尉桓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過風停浦中累曰憂挹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與縣尋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

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鄉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
彛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
為叙之即遷吏部郎

又曰杜錫字世煅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

又曰王戎少穎悟二十四為吏部郎

又曰李胤為吏部清為慎選舉號為廉平

荀綽晉後畧曰武舍字春景縉官歷中庶子遷散騎常侍以母
在日誨云汝修其志仕當為尚書郎懼進叙有違問事乃辭侍
常為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為吏部郎銓管之任有稱譽
性清約不理產業為郎不免飢之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
食放由是得立

又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
廢職此舍郎釀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不察執
而縛之即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
取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解螯拍浮酒池中
便足了一生

宋書曰王僧綽為吏部參掌大選寃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

能成得其分

又曰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廷送別於野渚及至郎
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
曰此足送吏部耳非闕何彥得也昔殷浩亦常作豫章定省送
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舡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
者。又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
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戒名安用吏部郎
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播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又曰王悅之為吏部郎鄰舍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

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又曰袁鴻為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鑿
中岳席卷趙魏檢王太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
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以當之。齊書曰六慧曉遷
吏部尚書令王宴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
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吏歷政以來
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倩以事請
問慧曉謂景倩曰六十之不復能諮都令吏為吏部郎也上若
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

又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中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
問沈約曰宋元嘉中范讓吏部朱僧之讓黃門蔡興中讓中書
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
意蓋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邪孫興公孔
覲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令授超階讓別有意
豈官閑之大小

梁書曰顧憲之字士思為吏部郎初其祖覲之嘗為吏部於庭
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志是憲之果為此官

又曰王亮字奉叔為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為吏部尚書

拘資次而已當代謂為不能

後魏書曰宋繇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
壺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赴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
中委以銓衡之任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為吏部郎淵明
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參定朝議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
詔策多淵所為

又曰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為朕舉一吏部
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為之亮字敬儒自

參選事重將二十年廡慎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

五

又曰常場爲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官吏皆有定價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不鼓急出日吳乃至家去里高褰車帷裳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某人地某人有人不得者其心無怨晉懷帝永嘉官名曰吏部太原溫畿字元甫世論以其爲人弗曠以至。郭子曰劉道真少時釣漁草澤善歌嘯聞之者莫不晉連有一老姬識非其人甚樂其歌嘯及穀豚進之道其食豚盡了不謝姬見其不飽又進一豚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

吏部郎兒爲小令吏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可復相報者

世說曰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白曰清直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議杜祁點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又其次不審有可用者否袁宏與謝僕射書曰聞見擬爲吏部不知審爾果當至此誠相遇之過。梁六僮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選賓實阮咸貞素屢薦未登六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季重清識李穀恬正何以

區分管庫式鑿胥吏

吏部員外郎

六典曰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南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
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覆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甲則署馬一
人掌判曹務凡預太廟齋郎帖試如貢舉焉

唐書曰崔郾為吏部員外奸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
銓叙之美為時所稱

五代史後唐書曰蕭瑒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出為
右射僕曲為朱溫判官高勛使祖廕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

無例濬指揮甚急吏徒惶惧頃乃判狀云僕射未集郎官未赴
省上指揮吏曹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
名振 司封郎中

六典曰司封郎中員外掌邦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
食邑一萬戶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從一品
食邑三千戶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戶五曰縣公從二品
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縣侯從三品食邑一千戶七曰縣伯正
四品食邑七百戶八曰縣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戶九曰縣男從
五品食邑三百戶

職員令曰司封郎中掌封置皇宗諸親內外命婦及國宮邑官七
告身并選流外親品等第

司勳郎中

六典曰司勳郎中員外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有一轉
爲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柱國十轉爲上護軍比正三品九
轉爲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爲上輕軍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爲輕
車都尉比從品四六轉爲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爲騎都尉
比從五品四轉爲駉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爲飛騎尉比從六品
二轉爲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爲武騎尉比從七品

考功郎中

六典曰考功郎中員外郎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
官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長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
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准額校定然後送省唐書曰代宗幸陝
考功郎中裴諝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
疾風知勁草果信矣

考功員外郎

唐書曰席豫襄陽人周湖州刺史固七世孫近徙家河南豫州
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特所稱

唐書曰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
杜鴻漸至宰相顏真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
登上第逖爲人曰此三人便堪掌論誥

又曰劉思立宗州寧陵人也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
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如也

又曰鄭澣爲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
紀政者澣探得其情條責庶使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又曰李渤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
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

用爲輔弼安爲理亂決在此時况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
切固本有昵皆左右侈滿自賢之必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
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地更無
時而悅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誠陳先生道德以沃君心又不
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如此則教化不立矣臣聞政
之興廢在於賞罰悅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下入德義舉守官奉
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
祿養交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辨
真偽無彰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作陛下

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倪等
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
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倪等言
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以
化源進退疾也何所達辭其蕭倪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
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
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單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
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
奏無所諧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言論列

於朝有懇激事之禮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
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義其崔元畋冠供奉之首
合考上下綠于鞶以犯贓于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大夫大
理卿許季同任使於鞶常道冲常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
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弃家歸朝忠節名著今宜以
功補過請賜於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
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
以昔在宰夫人寢擅飯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
中下考上愛聖道下振頹綱故臣惧下言之爲罪不惧言之爲

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轍先其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績具修流聞奏收入番中不下議者以宰輔廢官自宜上疏論劄而渤越釣名非尽事君之道

唐新語曰李回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筆非佳回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何處量豈必須進士再三喻而遣聞者大遽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七

職官部十五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四司郎中員外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戶部四司郎中員外

六典曰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武官選授及地圖輿馬甲伏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成質正焉

兵部尚書

五代史晉史曰王權轉兵部尚書高祖德契丹屈節以事之馳
驛乘輅道路交織一日勅權為使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
稱臣於成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
之長乎蓋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兵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以楊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事典兵機之
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紲之陳領馬步二十四
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

人皆尽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有家封矣
又曰崔湜遷兵部侍郎父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
有唐已來未有其事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六典曰兵部郎中二人一人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陞品衛府
之名數一人掌判簿以摠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二人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六典曰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
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弗之歸化者

外弗每有蕃客至委鳩
臚其本國山川風土以進

周禮曰夏官職方氏中大夫之職掌天下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六典曰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官私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

北史曰馮字琮爲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李昭曾閱簿領試令曰陳子琮闇對無有意失

隋書曰辛公義爲駕部郎中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心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六典曰庫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軍冊戎器儀仗凡元正冬至陳設并祠祭喪葬所供之物皆辨其入出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

宋書曰文帝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顧琛曰庫中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必不言帝既問失言及琛跪對甚善之

又曰江智泉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泉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唐書曰孔若思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

一石止水滿於坐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戶部尚書

六典曰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之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實正焉

漢書曰成帝質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

吳志曰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

梁書曰到溉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丰儀善容止所蒞以清白自修性又率檢不好声色虛室木牀傍無姬侍自外事服

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露示有朝章而已。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左人尚書後辭官隱於若邪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又曰到洽爲御史中丞况溉爲左人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舍下洽引服親不應有碍刺省詳決乃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又曰周弘政爲左民尚書夏月着犢鼻視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放達如此

戶部侍郎

唐書曰李林甫引蕭昊爲戶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平客
次有禮記一卷昊讀之曰蒸嘗伏獵昊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
獵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昊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
得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鄉
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上聳
然益嘉其直

又曰長慶中孟簡代崔群爲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
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宰相登用多

由此而去

又曰張平叙長慶中爲戶部侍郎平叙狡險大言因播以進既
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嬖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辟雜
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体嘗奏事畢降階復拜又有
論奏他遺輕脫上每爲笑容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諱肆無忌請
變摧鹽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出制輒
疑授已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

又曰庾敬休字順之爲戶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
請菜兩川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

戶部郎中

六典曰戶部郎中員外郎掌分理戶口井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士所出而爲貢職之差

隋書曰高構徵拜戶部郎尋轉民部時內使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得名

唐書曰韋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繫至戶部

郎中善於部判特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戶部有二妙

戶部員外郎

唐新語曰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堵字悉堅棘以防吏交通太一報牒曰春秋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掉棘省中賞其後援

度支尚書

晉書曰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許朝儀以征討未息動須節良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曰似兄弟曰吾得司馬一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

又曰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人外以救邊備物致用以濟尚書特之益者五十餘條

朱鳳晉書曰文帝立度支尚書軍糧計校一由之以司馬孚爲之。晉起居注曰咸寧五年詔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天時乃人事有不尽也故摠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

魏後書曰陽平王子匡除度支尚書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惟匡舉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

隋書曰長孫平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爲差等儲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度支郎中

唐書曰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脈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賫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六典曰度支郎中員外掌判天下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之以水六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之精與地之近者以供國物之固與地之遠者以供軍皆料其

遠近時月衆寡好惡而節制之

度支員外郎

唐書曰張濬爲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衛軍不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網軍士始得食士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隋書曰廬昌衡字子均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中

徵每日吾用廬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

六典曰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頒其節制而司其簿錄

倉部郎中

倉部員外郎

六典曰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廩祿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歲再給之

唐書曰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爲戶部侍郎簡爲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
敢退默言於宰相帝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職官部十六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四司郎中員外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四司郎中員外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四司郎中員外

刑部尚書

六典曰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閔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惣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事之司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唐書曰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歐卑非闕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又曰李敞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有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書一決公務庭無留事

刑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曰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

正欵反耳命百僚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行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於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抄擇其入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刑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又曰劉瑑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刑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六典曰刑部郎中員外郎各二員掌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
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
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
興七曰盜賊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
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唐書曰長慶中刑部員外郎孫華
奏准京兆府雲陽縣人力張蒞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
蒞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觝
力不敢為解遂持木鍾擊蒞之首見血後三日至死者准律父
為人所毆人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鬪三等至死依常律即買

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緊張蒞是功非克以鬻非之歲正父子
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行之理必原父
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
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在伏聖慈
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異賜下中書門下商量
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難殺人尚死而為父可哀若
從沈命之科是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都官尚書

南史曰徐孝克為都官尚書自晉已來尚書官僚皆構家屬居

三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
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罪犯恠每昏夜之際無故
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
居者多死云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
祿爰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梁書曰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何攸容用事與之並居未嘗
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曰我牀非閣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
羨其真正。後周書曰梁元帝以枕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
羽林監察又令重於合勸殿講周禮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六典曰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諸司百僚奉科公廨贖調鈔
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摠勾之凡內官科
俸以品第高下為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為差

魏志曰何真奏許都賦明帝竒之擢為比部郎中

李綽尚書故實曰杜牧長于宰執求小義不遂請小秋又不遂
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六典曰司門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諸門及閤出入往來之籍賦

而審其政凡閑二十有六而為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周禮司門徒門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賄貨凡財物犯者禁舉之以財養死致之老與其孤

禮部尚書

六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義祭享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摠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尚書堯典帝曰有咨四岳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伯夷

汝作秩宗。家語曰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

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

飭謂整攝

後魏書曰孝文車駕征馬園留宋弁以本官廉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犯與戎故令卿總攝二弁頓

首辭謝

東晉始置祠部尚書宋齊梁陳後魏比齊皆同東晉至隋乃更為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唐書曰常陟禮部侍郎陟好引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及其才陟先責舊乃令舉人自通其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

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又曰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特難歲歎舉人赴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又曰高郢拜禮部侍郎特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每歲冬府州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隸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出獨抑浮華明濫之風翕然一變

又曰貶劉太真為信州刺史太真為禮部侍郎性樞搆詭隨其掌貢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嘗叙陳少遊勳勣擬之

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

禮部郎中

六典曰禮部郎中員外郎掌二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其名數。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構須一人有舉藝者皆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事故自晉宋起居注路誦上口遂拜為儀曹郎

禮部員外郎

唐書曰為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授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六典曰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上
筮醫藥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
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
方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
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小為祀

梁書曰賀得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車服故敝
盛冬止衣袂襦袴嘗于白馬寺前逢一人婦容服甚盛呼得基
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
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得基於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
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論美其不墜

主客郎中

六典曰主客郎中員外郎掌二王後及諸藩朝聘之事後漢書
何遠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華夏起家為
尚書主客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六典曰膳部郎中員外郎邦掌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凡郊祀

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享祀宗廟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滌養
之數省閔之儀皆載於廩犧之職焉

五代後史唐書曰膳部郎中鄭兢先奏諸司諸使職掌人吏乘
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別無汙染特風請
下禁止上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為不可趙鳳亟言於執正曰
此禮誠人不可不切為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六典曰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
屬有四一日工部屯田三日虞部四曰水部摠其職務而行其

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隋書曰長孫平為工部尚書為名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那紹
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
其深山約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感至願皆下弘山海之量茂
寬裕之得鄙彥曰不痴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邴詔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厲聖
德上於是赦詔。唐書曰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
相代為入座特論榮之

五代史晉書曰裴皞知貢奉擢桑維翰進士等後維翰居相位

徵拜皞工部尚書舍于相國寺維翰竭之不迎不送或問之答
曰皞見維翰于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于館則門生也何送
迎之有人重其耿介。五代史周書曰盧文紀嗣業之子為工
部尚書特雜除工部郎中于鄴公叅文紀以父名同音不見或
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叅何以省
上鄴憂畏太過一多醉歸遂經于室其甥鄭鐸以事聞謫文紀
為石州司馬。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六典曰工部郎中員外郎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地池之修濬
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典經度之凡典造修築材木工匠

則下少府將作以奉其事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六典曰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
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植播地宜功庸
煩省收率等咸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三國略裴讓曰
之七十率秀才為屯田郎中與祖班俱聘宋刑劭省中語多奇
多能祖孝徵能賦詩裴讓之讓之第讞之謀之諂之並清立揚
愔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裴讓兄弟都無鄉音裴文季季為不
亡也。隋書曰柳或為屯田郎時三品以上門皆別戟左僕射

高穎子私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戰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
父之戰槩已列外門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
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穎聞而嘆伏

唐書曰沈伏子云朔太和初屯田郎中五年克山南道宣撫使
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
西運糴米至淞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
五石裹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真元二年鄧琬父子
兄弟至玄孫相承繫一百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
見在樑禁者勅曰如聞鹽鉄度支兩使死類極多其鄧琬等四

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瘦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
放天下府州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
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六典曰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禁凡
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六典曰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瀆陂池之政令以遵達溝洫
堰坎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摠而舉

梁書曰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勅荅曰美錦未可
便製簿領宜稍習頌之即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職官部十七

侍中

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摠典史職贊相禮儀
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
與中書令參而摠焉坐而論之卒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應劭漢書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
高食潔自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藩左右與帝升
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于茲

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史記曰二世周趙高計不悉廷見大臣居禁中趙常侍中用事漢書曰張彭祖宣時帝為侍中少與帝微特同硯席書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又曰史丹元帝世為侍中出常部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又曰桑弘羊雄揚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五為侍中。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鷄鶡見帝傳脂粉矣

又曰張良子辟強年十五為侍中

又曰上官傑隴西人為中廐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怒曰汝

以我不復見馬邪傑頓首曰臣聞聖体不安日夜憂惶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忠親近之為侍中

又曰衛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緣車載送衛尉府

東觀漢記曰載憑字次仲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早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唐宗師語曰解經不通窮載侍中

又曰馮漁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絲紫三代侍中

後漢書曰趙典在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泥既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尊孝文之愛

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揚震孫竒靈帝特為侍中帝嘗從容問竒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虞堯帝不悅曰卿強項

真揚震子孫

強項言不依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

又曰朱穆因進諫復陳曰臣聞漢家故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

省尚事者覽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如有族

引用士人有望族者

自知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帝侍小黃門通

命兩宮自此以來摧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遷耆儒宿

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良久乃趨而去

又曰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

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

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

之謂也帝曰昔朱云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虛致命矣

又曰桓帝末侍中皇蟬參上問貂當何法不知所出又問地震

云不為災還宮乃左遷議郎

又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特為侍中著楚辭章句

行於代其賦誅曰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

三篇。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
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藝品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
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
出則一人傳負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
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曄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
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又曰劉涉為侍中朝夕廷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
章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又曰周舉字宣光特遣八使巡風
行信家遷有威名著万拜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樂巴張剛

郭尊太尉長史劉班分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應劭漢官曰侍中乃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使含之雞舌香頗
小幸螫不敢咀嚼自媼有過得賜毒藥歸舍辭訣欲就便宜家
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僚友諸賢問其懋失求視其藥及口香共
笑之更為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此耳

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劍

又曰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少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聞獨

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

應劭曰以青規也
曰青蒲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玉堂署各有長一人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為得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有帝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
漢書與職曰侍中常遷舊儒高得博士洞達仰瞻伏視切問近
對喻指公卿員八人在尚書僕射下尚書上
漢雜事曰金敞為元帝侍中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國敞世
名忠孝太后侍使成帝

魏志曰盧毓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
論曰古今制律之意以為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奸吏得容情
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曰君明臣良古之

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一盡規此乃等所以不
及隆諸生名為狂直皆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駁易

又曰劉惔字子陽為侍中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惔答
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佞或未成僕在漢為枝葉于魏備
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又曰王燦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拜侍中博物強識問無不對時
舊儀弛廢方興造制度燦恒與之

又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嘗枕則膝卧則推之曰蘇則之
膝非佞之人枕也

又曰辛毗遷侍中于特帝欲徙冀州戶十萬貫于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袂帝遂奮衣不遷

又曰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侍為侍中舊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鹿車驅也

蜀志曰宗預字德艷南陽人也預將命使吾孫權問預曰東之作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執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

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又曰閔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又曰董扶字茂安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用。又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生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郡納五谿蠻夷渠師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為一特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武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又曰沈演之為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座卿其勉之

又曰六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膺其德字

又曰常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室器銘題皆誕書也

又曰安平王孚初為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初即位遷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

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款因際會自相薦本雅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吏他遷又曰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箇中細布五十端為司肆所紀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

又曰褚翼字謀遠為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翼手抱天子登太極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未覲至尊軍人豈得逼斥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峻執政猶以為侍中

宋書曰六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為侍中自吳郡太守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劉湛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六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

歎曰此四員一時之秀同管疾舌恐後世莫及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特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侍中仕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謙早達遠廵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又曰莊為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勅問莊居守以祭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欲效郢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廵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日著之前誠皆下人蒙犯塵路宸往宵還容致不郢之徒佞生驕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又曰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鸞輅白門闔偃將匄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又曰王華等每與帝接席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揮之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

于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體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邪可晉侍得侍中着之至是果如母言

南史曰謝朓為侍中及齊受蟬朓當日在置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惧乃使起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應外。齊職儀曰魏侍中掌賓輦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皆其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挾帝侍

中居左常侍居右與帝升降法駕出多謝者一人參乘兼負傳國璽操斬蛇斬

南史曰朱屏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梁書曰蕭介會侍中缺選司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

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

又曰王訓字懷範為侍中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

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彥回家明帝特為侍中

又曰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惧帝悉欵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即至悉付之

後魏書曰羅給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侍監典後宮出入卧内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執杖以出入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建御

之職參與論諸公國政也

唐書曰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体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又曰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内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

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唐書官品志曰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禁掌禁令

華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都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存叔文漢武帝特爲侍中從記耳泉
至渭橋有女人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
後茅七車者知我所來特寬在茅七車對曰天星主祭者齊戒
不嚴則女人見

又曰李固字子監諫帝云臣不會朝中見諸侍中皆諸家少年
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揚厚黃瓊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鉅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太史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淳履

思心通遠宜侍惟恠尽規左右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嘆
曰顏侍中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魏明帝先賢傳曰芡植字子幹拜侍中逆臣董卓議欲廢帝郡
僚之士唯卓是順獨植正色卓遂大怒欲害植議郎彭伯郡與
卓親入爲卓議曰夫善人者天下之紀芡侍中海內大儒天下
之望今先害之則天下怖卓遂止

孔叢子曰孔藏子琳書侍中安國特見崇礼不供褻事獨得掌
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親汝所見

還濟要畧曰侍中古官也或曰夙后為皇帝侍中周特號常伯
常者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秦始皇復故冠貂蟬漢因而不改侍
惟怪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父嘯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
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
及亂非分之賜所不當帝美之勅左右疏其語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楚老翁授藥與之服此
當生責子晉武帝特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摯虞決疑要注曰
晉武帝特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

紀云秦國有奇怪觸山藏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執
之以衛至尊

山分啓事曰侍中大常河南月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
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語以侍中才及啓云詔侍中缺當復得人
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
最高者也

侍咸詩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也國子祭酒王武子咸
從姑之外孫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欣咸
亦慶之乃賦詩以申懷曰吾兄既鳳翔生子亦龍飛双鳶游蘭

渚二難揚清輝

梁王筠為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儒之曹積德累仁之
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責不然則子駿之季同古今平
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仲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
喻旨公卿問對曰惟辰倍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

途頓隔

梁丘遲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鈔早歲不以隕獲
累心躡屩悅年豈以克誣在念易農伊秦仕焉已幸遂復外行
九疑擁族百越植天地中開神武再廊麻絲是蓄管蒯靡遺今

霸運肇甚四海明日樞機規欽寔在得人况在庸微何用膺荷
比齊刑子才為彭城王詔讓侍中表曰貂鼯快首日月在躬冠
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議無待宣華
之議素餐之責豈須導嗜之口何悟天情方春復延今寵遂摠
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
以斯寡薄用應茲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職官部十八

中書令

中書監

中書侍郎

中書令

六典書曰中書令之職掌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厘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漢書曰司馬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又曰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坐腐刑為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

時任中書官以恭為合君防為僕射恭死君防代為貴幸傾朝
官百寮皆敬事。應劭漢官議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以
士中書左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紀西掖

吳錄曰紀騭字子上景皇時騭父亮為尚書令騭為中書令每
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

吳志曰胡冲平和有文翰天紀中為中書令

又曰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
中書令。又曰蔡欵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衛尉
領中書令。晉書曰王猷之為中書令少而標邁不循常貫文

義並所不長而能撮其勝會故為一時風流之冠猷之卒以王
珉代之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永和嘗為此官至
珉復居之特人以為奕世令望

又曰王猷之為中書令啓瑯琊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
命固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達國常命宰相參領中典以來益
重其任故能王言弘徽德音四塞

又曰和嶠為中書令苟最為監嶠意抗直鄙苟巧佞以意氣加
之專車而去坐自此監令乃使早車

臧榮績晉書曰潘臣性淡退唯以著述為事永興末為中書令

晉陽秋曰王哈除中書令時年一十九將辭之後兄即之遺書
曰弟今年一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為弟啓義讓
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朝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
况降此以還者邪洽遂不拜。又曰溫嶠上疏曰臣才短學淺
文義不通中書之職酬對無方斟酌輕重豈唯文疏而已自非
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辭得止

晉書曰肅祖以溫嶠為散騎常侍侍講太寧初平詔曰卿既以
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令欲以卿為
中書令朝論咸以為宜。又曰王洽學敏和顯宗加王洽為中書令

帝曰和敬清裁昔為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為
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裒
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晉令曰中書為詔令記會特典作文書也

晉制曰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降朝服佩水蒼玉束帛
晉諸公讚曰陳淮為中書令張華為監淮與華俱處機密而推
崇之每直日有詔無大小輒先示華子不措意華得詔書不以
示淮省中既為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又曰懷帝以繆播為中
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永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為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
摠國權聽于省見容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宋大始起居
注曰王言之職摠司清要中將軍丹陽伊景文夙尚弘簡情度淹
粹志規茂績寔宣国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齊書曰王延之代張緒為中書令何黯嘆曰晉以子敬李琰為
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崔鴻後趙錄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幼有文才年十三五陽攻頓丘
掠之而令王秣馬光但書住作詩賦左右以白勅令召先付紙筆光
立為頌賜衣服遷為中書令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為中書令蕭廣使庾華來朝見澄音韻尊
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尋曰往魏任城以武善稱今魏任城
乃以文見美也。又曰高允高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
居中朝臣莫所知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有而謂群臣曰
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書不得能書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
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于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西陳而
上表頭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
朕有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用聞者皆言說無避就朕聞其
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言正但向

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力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主
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媿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又曰高允字伯恭為中書令高宗重之不名恒乎為令公
又曰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而家貧布衣妻
子不粒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
第性惟草屋數間布衣被襜袍厨中藍菜而已高宗嘆息曰古
人之清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十斛。唐書曰武德年嘗
有勅而中書門下不得宣行高祖責其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
大業之曰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乘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求

用所謂易雖在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
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勅臣必審勘使
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
又曰褚遂良拜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内
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完劉備諸葛亮朕之
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諸忠誠輔佐求保
宗社又願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又曰
神農元帝改中書令曰紫微令。又曰開元二年紫微舍人六
員每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訖凡事有事非礼均

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今商量其事
執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狀連本狀同奏若狀語交牙恐煩
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

又曰張九齡進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環異唯九
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典廢之理上賞異之。薛瑩條列吳
事曰胡冲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力筆才閑於時事為中書令
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炎詔
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瞻理識精通宜處機近以叅時務其以
珉為長兼中書令。郭頌魏晉世語曰刘放孫資共與樞要夏

侯猷曹肇心内不平殿中難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
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為。又曰司馬景王令中書
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思竭不能改鍾會為定五字
松深悅服。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馭震誰臨齊
璿政澤與風翔思從容動匡聞壁門天遂風沼神深絲綸王言
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譽宣庠塾未有謬重重曲寵空席茲榮
在於平壯猶不可勉况今綿痼百志俱淪

中書監

魏志曰黃初中改祕書以刘放為監孫資為令遂並堂機密歷文明帝齊世

又曰蔣濟字子通特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
太親者身弊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竊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
莫不祇肅夫人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僚
之于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晉書曰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管機事失之甚
過人有賀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

又曰大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拜云我當作中書監侍郎虞候斬之
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祥晉使整與中書令劉良共為
詔世祖踐祚權即用之。晉中書典曰肅宗欲使庾亮為中書監亮上書

曰陛下踐祚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有私矣

晉諸公讚曰華廙為中書監時事多不洩啓世祖乞授子蒼蒼
詔先特荀勗為中書監末年亦使息組書詔草傳桓為中書監
病風復使息暢書啓事皆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授衛書曰孝文時蠕絮國有喪帝遣高問為書與之不叙凶事
孝文謂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

環濟要畧曰中書掌內事密詔下州郡及邊將不由尚書者也
後閔百官事益從有令僕射承郎令史秩與尚書同

陶氏職官要錄曰中書監舊親僕射梁遷簿書自來比尚書令

特進之流而無事任清貴華重大位多領之

王導表曰臣乞得中書監持節專一所司竭誠保傳惟刀是視詔曰昔者周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邪願足下處之勿疑

王敦曰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為中書監領軍如故

中書侍郎

六典曰中書侍郎掌二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參議焉凡臨軒冊命大臣令為人使則持冊書以授之凡四夷來朝臨軒則授其表疏升于西階而奉之若獻贄幣則受之以

授于所司。魏志曰明帝記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不在廬生耳選舉莫取有名者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取也敏奉韓暨敦篤志行帝力用之

吳志曰孫琳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琳特听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也

晉書曰華廙字長俊為人清簡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父盧毓典選至年四十五為中書郎

又曰華表字子簡有智品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衛瓘為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

傳綴所重謂之審武子

藏崇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為野王令居邑累歲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令。晉起居注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今皆先經外官治民著績然後入為常侍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懼字季茂為山濤所知為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見懼而友之而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晉中央書曰孔演字元舒晉國初建與庾亮俱補中書

侍郎于時中央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文知識舊典朝儀執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又曰顧崇奔王國召為主簿國自擅威權崇知其必敗惟終日昏酒固以崇為中書郎

又曰范甯為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接近固辭不許多以獻贊有益治道。又曰范甯拜中書時烈安雅好文奉而甯明習五經甚見親愛朝廷擬議輟諮訪之甯指朝士直言無諱。又曰王濛字仲祖恬暢能言名理善隸書與劉恢為中書侍郎太宗輔政濛恢並數侍對號為入室之賓恢字真長少清峻時人以濛比表懼鄉以恢比荀奉倩

宋書曰王徽與從弟僧緯書曰閨門皆蒙時私吾高臥家巷遂

至中書侍郎此足以闔棺矣

又曰裴瓚風神高邁遂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皆肅然改容
北史曰趙彥深諷朝廷子堅為中書侍郎頗招勅議特馮子琛
子慈明祖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特語云為祖及趙穉我鳳池
隋書曰元善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
毅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書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
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祿職

又曰崔沔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

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
上下相維各曹所見方為齊理豈可俛然偷安而為懷祿士也
自每有制勅及曹事沔多所異同。王濛別傳曰濛為中書郎
在職四年無人對以濛難與比肩故也

鍾會母傳曰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宣王
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

嵇氏世家曰嵇舍為中書侍郎撤雲集莫不立草

通典曰隋初為內史侍郎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為內書侍郎

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牧士衡付廷尉衡出後謝表曰臣以

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盧不獲已乃詐發內
妹喪出就第去哭泣受吊片言隻字文不閱其間

梁庾肩吾為寧國公讓中書郎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伯后之車
屢急望茲吳坂少游之馬難進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轅駸靡
浮雲使其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方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
之翼豈有幼穉辯慧足對元禮弱標俊穎能嘲子淑玉重組長
空見休寵深宮遂字孰知懷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